

柳条边风尘旧录

伊拉里氏三兄弟

倪成仁 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柳条边风尘旧录

伊拉里氏三兄弟

倪成仁 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·沈阳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柳条边风尘旧录. 伊拉里氏三兄弟 / 倪成仁著. —
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9. 8
ISBN 978-7-5313-5573-1

I. ①柳… II. ①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04148 号



目 录

第一章

人心隔肚皮，各做各的梦 / 001

第二章

戴张假脸玩心眼 / 016

第三章

戏法灵不灵，全靠毯子蒙（上） / 032

第四章

戏法灵不灵，全靠毯子蒙（下） / 052

第五章

鸡飞蛋打 / 067

第六章

“追风沙”怀旧寻旧 / 076

第七章

“三尾虎”前来问计 / 098

第八章

分道扬镳的兄弟又重逢 / 111

第九章

跑了和尚跑不了寺 / 125

第十章

盯着钱眼动心眼（上） / 140

第十一章

盯着钱眼动心眼（下） / 158

第十二章

天塌自有大个子顶 / 175

第十三章

好心的大姐忙胀了脚 / 192

第十四章

问女相夫 / 206

第十五章

家里家外一个劲 / 222

第十六章

甸子上的毛道——岔子多 / 235

第十七章

哪个庙上没屈魂冤鬼 / 250

第十八章

过大堂（上） / 265

第十九章

过大堂（下） / 282

第二十章

乱麻地里没正道 / 298

第二十一章

弱国百姓砧上肉 / 312

第二十二章

出殡 / 328

第二十三章

冒烟风 / 345

第一章 人心隔肚皮，各做各的梦

一

阚山是光绪二十七年清明节的前一天，也就是农历二月十六（公历1901年4月4日），被许彪领人劫杀的。第二天，一辆蓝布篷的骡车，两头不见日头跑了一百多里，赶进了辽河边上三面船镇的一家客店。建安县衙的主簿邹乃杰，领两个年轻女人下了车，住进一个宽敞房间。他点了一桌酒菜，叫店家送到房间来。

这两女人，一个精神憔悴，一个心情疑虑，两张俊脸却都抓人眼珠。那疑虑不安的，是个大脚片，嫩得不到二十岁；虽说目光有些闪烁不定，小团脸却如一朵刚绽开的桃花，叫人一瞥到就会赞叹“小模样百里挑一”。她名叫彩荷，是邹乃杰一文钱没花捡到手的小老婆——其实他还没娶大老婆。那个脸上罩着云雾的，穿着三寸素色绣花鞋。虽说她年纪比彩荷大了五六岁，两道微皱的弯眉还凝着哀愁忐忑，可那张瓜子脸在百八十年轻女人中，若一个个挑选起来，恐怕再难找出第二个来。

他们是起早从建安县城溜出来的。建安县是柳条边外最荒凉、最偏僻的地方。关里逃荒跑关东的，关外避难躲风的，都爱往这疙瘩奔。这一男二女——一个是县衙主簿，一个是他小老婆，一个是县衙典史阚山心爱的第三房女人，他们为啥搭帮结伙、偷偷摸摸地离开建安，往奉天跑呢？

酒菜摆上后，邹乃杰便大马金刀地在坐北朝南就座。彩荷抢先脸朝西坐下，给丈夫斟上一杯酒。那个阚典史的小老婆，则缩手缩脚地坐到彩荷的对面。邹乃杰看看彩荷，扫了一眼阚氏三娘，体贴地说：“你们俩也喝

几盅吧，解解乏。”

彩荷是邹乃杰没娶大老婆、先娶的小老婆，一直对丈夫绵绵软软、唯命是从；可今天，不但没领情，还撇撇嘴，噤里啪啦地说：“自打我进了邹家的门，嘴唇沾过酒吗？我干爹昨天被红胡子劫住后，给开膛破肚了。三娘她能不撕肝裂肺地难受吗？她咋会有心情陪你寻欢作乐……”

彩荷的干爹就是建安县衙的典史阚山。他昨天领小老婆王可一回老家，想清明上坟烧纸，却不料半路上被马胡子“追风沙”的部下逮住了。那帮马贼竟然讲“冤有头、债有主”，放了他无辜的小老婆。三娘回到县城时，已经掌灯了。她先去老邹家，找彩荷、邹乃杰。一被让到炕头耷拉下腿，就哭哭啼啼地说：“我那个主，被马胡子绑到了树干上……听喽啰兵说他们要替义和团的周坛主报仇，剜出他心肝肺当供品，去给周坛主上坟。”

彩荷好像看到一个马胡子，凶狠地举起一把明晃晃的尖刀，哧的一声扎向干爹那胖胖的心口窝……她“妈呀”地叫了一声，紧紧地搂住邹乃杰的一只胳膊，才撑住了两条颤抖的腿。邹乃杰也心惊胆战，但到底是个当官的男人，有些贼心色胆。他一边抬起一只手摩挲彩荷的胸脯子，替她理顺喘不匀的气，一边骨碌那对贼眼睛，打量起耷拉腿坐在炕沿上的三娘：那张平时总藏藏躲躲的嫩脸蛋，现在明晃晃地摆给了自己。可灰不溜丢的没有血色，叫人感到心疼；而那对过去不敢正面看人的俏皮眼睛，现在直不棱登地盯着自己，分明是在可怜巴巴地哀求自己帮她想个章程。邹乃杰幸灾乐祸起来：阚山哪，阚山！你一直金屋藏娇，轻易不叫外人见到她一面；可你刚一缺心少肺地爬上了奈何桥，她就把自己送到本主簿面前！他觉得有了一饱眼福的机会，一对眼珠死死地盯向了她那双小脚。可能是三娘精神紧张、身子疲乏，一对绣花鞋时不时地哆嗦一下，好像希望有人去捏捏揉揉……三娘是回去扫墓的，穿的鞋上绣的是素花，上面的素花，绣时用了不少银线，在闪动的烛光下反射着亮光。邹乃杰对不能把这双小脚，握到手心有些遗憾；可那亮光使他联想到阚山的小公馆里，一定有好

多的金银珠宝！于是他假惺惺地骂了红胡子几声，紧接着又安慰三娘几句，然后关心地说：“你今后没了阉老爷的呵护，少不了难处的。你得跟彩荷商量出些应对的法，好能把日子过得顺心些。”

三娘“唉”地叹了一口气，扫了彩荷一眼，幽幽地说：“咳……做小女人的，哪有自个的将来？老爷活着，我像个描金的痰盒，让他捧在嘴边，接他的黏痰鼻涕，换得他几分欢心。他这一死，我虽说没摔成了八瓣，可也成了废物……阉家是不会再让我在小公馆过清静日子的；彩荷知道，我一回到阉家大院，可就差不多是跳进了火坑……”

彩荷知道阉山的正室夫人，对三娘恨进了骨髓，今后有了报复的机会，一定“会叫她生不如死”。她默默地点头，没出声。邹乃杰暗暗高兴，忙引导说：“你手边不是还有些私房东西吗？收藏好了，准够过十年八载的了吧？”

三娘心里一亮，觉得这个年轻主簿说得有理——自己只担心被提溜回阉家大院，却忘了琢磨后路……可那些硬头货取了出来，往哪儿藏呢？若放在身边，那注定是奶妈抱孩子——半根毫毛也剩不给自个……

邹乃杰见她先喜后忧，猜想到她为收藏那些金银珠宝犯起愁，便吓唬她：“阉典史的为人，是《三字经》横念——人性狗（苟）。老百姓若听说他被马胡子撕了，很可能不等天大亮就会有人去哄抢……”

三娘一听，急得像火上了房，急忙央求：“邹大人，求你看在他成全了你和彩荷姻缘的份儿上，千万帮我这个半边人一把：陪我去把贵重东西取到这疙瘩来——没人敢到你这个主簿家里胡闹的。”

三娘所说的“成全”，是指阉山把彩荷当一件礼物，送给邹乃杰做了小老婆，跟一般的“姻缘”是不太一样的：一个钱没花，白捡了一个又年轻又漂亮的闺女做小老婆，若不心存感激，那还算人吗？

邹乃杰见把她吓上了道，却绷起脸掩遮住满心眼的喜欢。他并不搭腔，却看了彩荷一眼。一直没插嘴的彩荷，想到自己也是个做小的，三娘还拉帮过自己，便同情起她，张开小嘴催促：“虽说还没三更半夜，可也

黑咕隆咚的，她哪里敢走？你就挨趟累，陪她去一趟吧。”邹乃杰这才点头答应，领头走出屋。

二

阴云把满天繁星遮得严严实实。两人一出房门，就像钻进了老虎妈子洞。送出来的彩荷转身回屋关上了门，两人就好像成了蒙眼睛；摸黑走出一段路，两眼才勉强通了一点路。邹乃杰见路上没有第三个人走动，不但没加快脚步，还放慢一些速度，横跨两步，和三娘平身向前磨蹭。又捋出一段路，邹乃杰已经能看清她的身条轮廓：两只小脚吃力地往前掬，小细腰晃晃悠悠往前扭搭，显得很吃力，还好像随时都会跌倒了……他心疼起阌山撇下的这个漂亮小女人。他又转脑袋瓜捋摸一下前后，侧歪耳朵听听四方，断定路上确实再没有第三个人，便贴近了三娘，跟她并肩往前晃悠；他见她没往旁闪开身子，也没吭声，胆便壮得十足，扭过头轻声说：“真难为你这双小脚了，摸黑走这坑坑洼洼的路。咱们得抓紧时间，别误了大事——让我搀着你点吧。”他也不等三娘松口，一住嘴就伸出胳膊，把三娘的小细腰揽住，半搂半架着往前走。

三娘跟边外的一般女人不一样：小时候跟爹念过书，受过三从四德、男女授受不亲的教育；被阌山强娶为妾后，在人烟稀少的建安县，算是生活在有规矩的官宦人家，行走坐卧、待人接物，都是讲礼数的。因此，她一被邹乃杰搂住身子，心就怦怦起来：这个人是中过秀才的，现在身为主簿，在县里是“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”的，咋竟然敢如此越礼？若被人瞄到这种形影，一定猜想是对恩爱夫妻相扶相搀赶黑路；一旦被人辨出长相，我可就“白缎子掉进了染缸——洗不清也道（捣）不白了”……可是她小一天来一直泡在惊骇惶恐中，午间和晚上没吃过一粒饭，迈步十分费力，不愿拒绝了他的搀扶……她走出几步后，回忆起了那个已经被掏出了下水的主，曾让自己领下人伺候他们两人喝过一次酒，这个姓邹的那两道

贼眼光就曾斜过来，小刀子似的刮得自己嫩脸蛋直发热……她便怀疑他现在有些乘人之危占便宜了：我若默默地忍了，这个胆大包天、风流成性的主簿，很可能会得寸进尺，做出些叫我更难堪的举动来……于是，她便低声说：“你虽然是好心帮我，但……却有些不合礼数的。”

邹乃杰心里得意地扑哧扑哧暗笑，嘴上振振有词地说了句“事急可以从权”，接着还引经据典地解释：“阉典史跟我同衙共事，年长于我；你虽然比我年纪轻，却是嫂夫人——孟老夫子说‘嫂溺，援之以手’。你现在的处境和溺水无异，我‘援之以手’，是理所应当，也符合圣人教海的。”

三娘觉得他有些强词夺理：“援之以手”是临危相救，以手相拉，却不是轻薄地把人家搂到怀里……但也认为自己现在得求这个人帮助、庇护，不能戆毛得罪了他；还脚软腿酸，实实在在走不快，很需要有人扶持，只好“从权”一下，便没再吭声，只盼望在这黑咕隆咚的夜里，不会被外人看到，声扬出去……邹乃杰见她乖乖地依在自己怀里了，便搂得更紧，温存地搀扶着她往前走。

终于到了小公馆的门前。邹乃杰撒开手叫开门。王可一在随阉山坐上叫来的小车子走以前，考虑得第五天头上才能回来，便放了下人四天假，只叫住在本街的老妈子来小公馆看家。邹乃杰要她“别出声”。进屋后，他让三娘取出两块银饼子（现大洋），说：“阉老爷被仇家杀害了，恐怕过一会儿会有人来洗劫。你拿银洋躲避开吧——过些天太平无事了，太太再招唤你回来。”

那个老妈子一离开，邹乃杰便追王可一赶快往外翻贵重东西。三娘上炕开锁，打开柜门，先掏出一个紫檀木雕花匣子；轻轻地递给邹乃杰，还情不自禁地说：“那死鬼命似的金贵它。后来看我喜欢，才叫我保管；还说‘我若先走了，你也可以凭它享一辈子福’……”

其实，阉山没把这个宝贝疙瘩带回老家，是怕他妈怪他背着自己跟“追风沙”进行勾结，引出啰唆；又觉得小妾王可一比大老婆招人喜爱，便把它交给她私下保管。

三娘“唉”地叹了一口气，又回过身子往外翻东西。邹乃杰接过来好奇地打开匣子，翻去几层裹着的软呢柔绒，竟是一对玲珑凝腻的玉马！他惊得张开嘴便闭不拢了：我的妈呀！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……

三

邹乃杰领王可一来取东西时，就没揣好下水：先通过答应帮她保全私房银两细软，套弄出一些好感来；路上趁机会贴贴靠靠，造成些不清不白的的话把，使她以后没法再拒绝拉拉扯扯；再乘留她在自己家暂时避难躲风的机会，软硬兼施啃几口她那嫩脸蛋，捏几把她那双金莲小脚——就算惹她板起小脸，不让自己再往下动手，或者彩荷看出了破绽，严加防备不再给时机，自己也圆上了偷偷做过的白日梦，还可能捞到她带出的部分财物做答谢……现在一发现她手里竟然掐着罕见的宝贝，他可就贪心膨胀得比花心还大了：俗话说，马不吃夜草不肥，人不得外财不富。我得想法把这对玉马弄到手……这个聪明风流的主簿，七个心眼一齐咕嘟起来，冒出了一个接一个的贼泡泡：漂亮的女人，哪个男人不喜欢？百媚胜千金嘛。可一个受看的女人，若跟上万两银子比，可就让人拿不定主意了……他很快就想到“一箭双雕”这句古话：我若想叫这对玉马姓邹，就得逼这个漂亮的女人先姓了邹；若错过今晚的机会，可就难免将来后悔坐失良机，财色双空了……

邹乃杰打定了主意，收好玉马，对着一根蜡烛，到外屋先插上门，然后翻出一包点心，倒来一碗还有热乎气的茶水，体贴地对王可一说：“你小一天没吃没喝了吧？可别连饥带渴，伤了身板。将就着吃点喝点吧——凭我这个主簿在这疙瘩给你当护卫，就算有外人闯进屋，也不敢挖墙毛找你麻烦。咱们晚一点回去，路上倒会更肃静些，也省得你提心吊胆。”

三娘这个小傻猫，转过身，感激地说了句“谢谢你想得周全”，便一手拿起茶碗，一手抓起一块点心。邹乃杰见她虽没狼吞虎咽，却也左一口

点心，右一口茶水，不断往那个樱桃小口里填。他见她不顾吃相不雅了，对自己的计划更有了信心：她经不起饥渴，便一定顾命不顾脸；惜命的女人，绝不会把清白看得比命还宝贵！等三娘掏出汗巾擦完手擦完嘴，他便轻声问：“你说阉家不会容你在这眷住下去，阉家大院又是个火坑，那是不是得由我替你雇辆车，快些回娘家去？”

其实，他是知道王可一没娘家可回的。

三娘刚有了点精神头，听了这话就像嫩瓜秧挨了苦霜，那刚支棱起的嫩叶立刻耷拉下去。她瞥了邹乃杰一眼，见他似乎很同情，便伤心地低声说：“我一被……抬进阉门为妾，老父就举家迁走；如泥牛入海，杳无音信……”

邹乃杰“咳”地叹了一口气，满腔怜惜地说：“这真是‘英雄有志，报国无门；巾幗落难，无家可归’了。”

王可一听出了他的同情，眼巴巴地望着邹乃杰，递出一句小话：“你和彩荷得先收留下我，还请你们快些帮我琢磨出一条道，让我能不回阉家大院。”

邹乃杰听了她的话，心中暗想：这个小俊娘儿们，还真挺有鬼心眼。明明是求我，却还故意把不在场的彩荷拉进来，显得不完全是求我这个大老爷儿们；若时过境迁，可能还真难把她抓到手心！他假装糊涂点点头，继续按想好的步数，往下拨拉算盘珠，又迎合地说：“我是得帮你琢磨出个好主意。”

三娘很高兴他的允诺，点点头表示感谢，却没忙应声——她那条疲乏的腿有些麻，想要伸开歇歇。可她又很快想到：现在虽然是在自己的卧室，可邹乃杰是一个外姓男人，还跟自己年岁仿佛，在他面前支腿拉胯的，就不像一个体面女人的样了；而且身前还有东西，也伸不开腿。她便把刚欠起的腿又盘上，这才回答：“我举目无亲，你们若不帮忙，我只好挨一天就算多活两晌了。”

邹乃杰听彩荷说过阉山妻妾不和，断定她十分怕回阉家大院遭报复，

在迫切希望自己给她出主意。他觉得机会不能放过，俯身挪开茶碗和点心包，像是想让她能伸腿歇歇。三娘却摇摇头，拧身子想继续往外翻东西。邹乃杰忙哈下腰，抻住她一条袖口，把脸凑近她耳朵丫子，神秘兮兮地轻声说：“我已经替你琢磨出了一条道：想法把你人不知、鬼不觉地送到奉天去；再帮你租个房，雇个老妈子，隐姓埋名避一阵风，再从容安排以后的长远日子……”

三娘一被邹乃杰抻住袖口子，就像被一只耗子钻进了袖筒子，又讨厌又惊骇。她还立刻想到了自己刚刚成了“门前是非多”的小寡妇，便想不管他是啥意思，也得挣开袖子、不轻不重地责备几句，保全下女人的脸面；可紧接着一听他狗嘴吐出的却是象牙，甚至像诸葛亮的锦囊妙计，就不烦转喜、忘恼生欢，急忙转头想问“你咋把我送到奉天去”——竟把小脸扭到了邹乃杰的嘴边。她嫩嘴唇一感觉触碰到了邹乃杰那不软不硬的胡须，不由得失声“呀”了一声，羞得满脸通红、心猛跳……

四

彩荷焦急地等到后半夜，邹乃杰才背着大包小裹，领着三娘回来了。一放下东西，邹乃杰就宣布：“咱们仨天一亮起大早回奉天老家！”彩荷一听这话，又见三娘头发有些蓬乱，脸红一阵白一阵的，一副做了亏心事的贼模样，便起了疑心：他是奉天人，我是嫁鸡随鸡、嫁狗随狗，上奉天可以说是“回老家”；你是我干爹的小女人，捎脚是逃难，咋能算“回老家”呢？可她也知道自己是干爹送给那个主簿的玩物，聘书都是在让他尝过甜酸后才补的，是连明媒正娶的小老婆都不如的，哪敢把猜疑说出口？等到一大早动身时，邹乃杰一上车便挤在彩荷和三娘的中间。彩荷见三娘没躲没闪，便想起丈夫曾对三娘那双小脚吧嗒过嘴，疑心可就更大了……

彩荷噤里啪啦地扔出了几句疙瘩话，就眯缝起那双眼睛，瞧看两个人

的反应，想从他们的慌乱反应中，坐实自己的猜测。

邹乃杰和三娘都不呆不傻，能听不出彩荷语声里的骂音吗？邹乃杰假装镇静，一口闷进满盅酒，算是往脸上贴了一张大红纸；还把酒壶从彩荷身前抓过去打岔：“那我就自斟自饮了。”

三娘做贼心虚，还不会装相，觉得脸蛋子被人左右开弓扇了两大巴掌，呼呼地直往外蹿火；心尖上像被人扎了一针，眼珠子疼得发酸：路上飞来的横祸落到头上，把自己惊散了三魂六魄，吓碎了芝麻胆。自己举目无亲，挖摸着两只手没了主意，把彩荷两口子当了近人，去讨章程。不料却是拜佛烧香引出了鬼，姓邹的趁火打劫，自己只好要命不要脸……现在像哑巴被塞了满嘴黄连，有嘴也说不清、道不明，再苦也得挺脖子往下咽了。她忍住泪水，拿起比棒槌还重的筷子，低头往火辣辣的嗓子眼里扒拉饭。

彩荷被自己男人的镇静迷惑了，却从三娘恐慌惊惧的神情上，断定她做下了亏心事。她狠狠地剜了对面的三娘一眼，夹起一箸头子凉菜骂杂：“这贱玩意儿，比‘蒲棒绒’还不值钱！”

碗筷敛下去后，桌上只有蜡烛还在断续地往下流着泪。三娘觉得浑身像上过大挂，连悠带坠，骨头架子像散了花，便把两个胳膊肘搭到桌上借些力。等店小二又送来了行李，她斜眼看了看炕，没敢凑过去。对面的彩荷一见她眼珠往炕上骨碌，立刻警惕起来：可不能让坐车那出戏重演——他们若挨上被窝，我可没法支起眼皮打一宿的更！她抬身抢到炕边，噤里扑棱焐起被来。焐好三个被窝，她拧身在炕中间坐牢，木着脸问邹乃杰：“你是不是睡在炕梢，把热炕头让给‘骡’人‘解解乏’？”

三娘听了这话，明白她是在敲打邹乃杰，也是念歌子挤对自己，便假装糊涂，晃晃荡荡去茅房。

三娘回到屋时，见邹乃杰已经在炕头躺下，而彩荷还撅着鼻子坐在原处。她也不吭声，晃悠到炕梢爬上炕，脱下绣花鞋，钻进被窝，脸朝墙躺下。

彩荷心里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出屋去方便。

三娘听屋门呱嗒了一声，又听彩荷的脚步声远了，一肚子窝囊气突然膨胀起来，一下翻过身，向邹乃杰发泄地问道：“你装啥气迷？祸害完了人家，便没事似的装聋作哑，任凭小丫鬟朝人家喷吐沫星子。你想让人家就这么奴才似的，憋气窝火下去咋的？”

邹乃杰确实在装睡。现在三娘逼问上来了，也不得不答对，转过头说：“我不是闷生烟头，只是还没机会跟她挑明炉嘛。现在是出门在外，人多耳杂，惹她嚷出偷鸡摸狗一类的话来，谁脸上光彩？”

三娘听了，心里感到十分委屈，却不敢大声分辩，只好闷声闷气地争执说：“是我招猫惹狗，还是你硬拿鸭子上架？”

邹乃杰却不愿跟她掰扯谁是谁非，也断定她不敢大吵大闹，便打圪圪语：“谁也没横踢乱卷炮蹶子。”

三娘听他拿自己被逼无奈、逆来顺受当话把，真是占了便宜还卖乖，一句不提许过的愿，不只寒了心，还动了真气，抬高嗓音叫号：“你把良心夹到胳肢窝了咋的？拉下屎往回坐，还算个大老爷儿们吗？算我瞎了眼睛，吃下大亏后还信了你的鬼话。磕掉门牙吞下肚，我认倒霉吃下哑巴亏了。咱们本来不是同林鸟，天一亮各自飞好了：你领她去走阳关道，我带自己的东西去爬独木桥！”

邹乃杰还真打怵了：他一怕三娘一早当真不再跟自己走，自己就算不怕彩荷发火，也没法硬扯她膀子一同上路，落个人财两空——她手里那对玉马若真姓了邹，保准能换个大红顶子的。他二怕三娘没完没了地胡搅蛮缠，彩荷一回屋可就要吵成一台戏，招来满店的人看热闹，弄得自己一台好戏唱不圆全，还可能鸡飞蛋打，丢了自己这个主簿的官。他赶紧把身子探过来，脸对脸地哄三娘：“我说你没炮蹶子，那不是趁没人挡嘴的机会开开玩笑，逗你开开心吗？你放一百个心，我邹乃杰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保证让你一辈子舒心遂意！等到奉天安下家，我一定把事情办得圆圆全全。若做不到，你就告我拐骗官眷，送我进笆篱子……”这时门外传来